

最具人文关怀的推理大师 犯罪浪漫主义代表作

麦格雷探案集

Maigret et  
Monsieur Charles

麦格雷与夏尔先生

(比利时) 乔治·西姆农 著

占云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 Maigret et Monsieur Charles

麦格雷与夏尔先生

---

(比利时) 乔治·西姆农 著

占云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麦格雷与夏尔先生 / (比) 西姆农 (Simenon, G.) 著; 占云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5  
(麦格雷探案集)  
ISBN 978-7-5447-0162-4

I. 麦... II. ①西... ②占... III. 侦探小说-比利时-现代  
IV. I5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12976号

Maigret et Monsieur Charles by Georges Simenon  
Copyright © Georges Simenon Limited, a Chorion  
compan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eorges Simenon Limited,  
a Chorion comp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6-56号

书 名	麦格雷与夏尔先生
作 者	[比利时]乔治·西姆农
译 者	占 云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Fayard, 193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75
插 页	2
字 数	107 千
版 次	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162-4
定 价	14.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乔治·西姆农的名声多半要归功于他的麦格雷探案集，在此人物问世五十周年之际，西姆农写给他的笔下人物麦格雷探长一封生日贺信，全文如下：

洛桑，1979年9月26日

我亲爱的麦格雷：

我今天给您写信，您可能会感到很意外，因为我们分别已有七年之久。

差不多在50年前的今天，我们在荷兰的戴尔菲西相识。那时您大约45岁，我26岁。您可以不随岁月的流逝而变老，而在我们几十年交往的最后日子，您才53岁，因为那时有规定，警察服役不得超过55岁，就算您是探长也不得破例。

现在您多大年纪，我不太清楚，因为您有不用变老的特权。而我，我已年高，垂垂老矣，76岁了。

我不知道您是否还住在鲁瓦尔河畔莫镇上的小房子里，也不知道您是否还经常去钓鱼。您还经常戴着那顶宽檐的草帽在花园里干活吗？您的夫人还会在您干活的时候为给您准备可口精致的饭菜吗？您还喜欢时不时地去趟咖啡馆打打牌，就像我喜欢的那样？

现在我们俩可能都已退休了，我希望我们俩还能像以前那样一起分享生活里的小喜悦：早晨的一缕清风，或者那份好奇心，观察自然和我们周围人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我要衷心祝福您和您的夫人生日快乐。请告诉您的夫人，她的菜谱在全世界都找到了知音，不管在日本还是在美国，她们都会像您的夫人那样在红酒焖鸡里滴上几滴阿尔萨斯黑刺李酒。

谈起你的继任，亲爱的麦格雷，那倒有好几个，他们模仿您的步伐，您的衣着。有的甚至在您退休后写了回忆录，书尾签下大名：“又名麦格雷探长”。

您，亲爱的麦格雷，完全配得上这个荣誉。我想真心地拥抱您和您的夫人，特别是您的夫人，她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女人在羡慕她，又有多少男人想拥有像她这样的女人。现在甚至有一个漂亮的日本女人在电视里扮演她，同一个节目里也有一个日本男人扮演您，我亲爱的麦格雷。

您诚挚的

乔治·西姆农

## 富有人情味的侦探小说(代译序)

吴岳添

法国人读到的第一部侦探小说,是美国作家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1846年6月11日,它被一个匿名者改写后刊登在《日报》上,引起了读者的兴趣,法国的侦探小说于是应运而生。在爱伦·坡的影响下,埃米尔·加波里奥(1835—1873)写作了一系列侦探小说,例如《巴黎的奴隶》(1868)和《脖子上的绞索》(1873)等,比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探案要早得多,因此被誉为法国侦探小说之父。不过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在20世纪才真正发展起来的。从



1905年到1939年,莫里斯·勒布朗(1864—1941)创作了二十二卷关于亚森·罗平探案的故事,侠盗亚森·罗平因而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侦探。而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则是乔治·西姆农,他不仅作品最多、影响最大,而且真正使法国的侦探小说走向了世界。

乔治·西姆农(1903.2.13—1989.9.4)生于比利时的列日,父亲是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从小就立志创作,十六岁就成为《列日日报》的记者,报道该城的社会新闻,写些幽默的短评。他十八岁时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就是以乔治·西姆农为笔名的《在拱桥上,列日故事》。他于1922年来到巴黎定居,开始写作以色情、暴力和犯罪为题材的连载小说,从1923年到1933年的十年间,共发表了将近两百部小说、一千多个故事和大量文章。他靠稿费摆脱了贫困,还买了一艘汽艇在欧洲漫游。他酷爱体育,喜欢骑马、骑自行车和拳击,乐于到世界各地去冒险。

1929年,西姆农创作了小说《拉脱维亚人彼得》,写麦格雷探长潜入乞丐群中,去追寻一个经验丰富的流浪汉的故事。由于他当时正在荷兰,就把麦格雷的出生地安排在荷兰的戴尔菲西村。1931年,他首次用真名发表了这部小说,同年发表的《黄狗》(1931)和《十字街头之夜》(1931),也都是以麦格雷为主人公的。他笔下的麦格雷是个头戴圆顶礼帽、抽着烟斗的胖子,外表似乎有点迟钝,其实是个冷静沉着的侦探,不但具有非凡的洞察力,而且富有人情味,因此,他开始登台,便给读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时的警察局长克萨维埃·吉夏尔喜欢西姆农的小说,给了他许多侦探技术



方面的指导,还让他和警察们一起破案,参与逮捕和审讯,从而使他的小说写得愈来愈真实,愈来愈生动。

从1945年到1955年,西姆农在美国和加拿大生活后回到法国,从1959年起定居于瑞士洛桑。他每年都要出版三四部关于麦格雷的小说,例如《麦格雷的烟斗》(1947)、《麦格雷和无头尸》(1965)等。1968年,他在《麦格雷及其死亡》里结束了这位探长的侦探生涯,并在出版最后一部小说《麦格雷和夏尔先生》(1972)之后宣布停止创作。这时,他创作的关于麦格雷的小说共有七十二部之多,已经被译成许多种文字,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在各国上演,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戴尔菲西村甚至因此在1966年为这个虚构的探长竖立了一座雕像。

除了麦格雷探案的系列小说之外,从《阿尔萨斯驿站》(1931)到《无辜者》(1972),四十年间,西姆农也写过多达一百一十部犯罪心理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有《看火车驶过的男人》(1938)、《屋子里的陌生人》(1940)、《曼哈顿的三个房间》(1946)、《致法官的信》(1947)、《白雪污痕》(1948)等,这些作品虽然不是侦探小说,但也同样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西姆农的探案小说着重描写的不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也不是案情的恐怖或侦探的过程,而是处于危机境遇里的平民百姓,研究他们的犯罪心理和造成罪行的社会环境,他们通常是在社会的压力下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其实,每个人在特定的环境里都有可能犯下这类罪行。正因如此,麦格雷探长探案过程,不仅是为了发现凶手及其使用的手段,更是要感受导致犯罪的心理危机。因此,他经常有意无意地



让凶手跑掉,正是出于对他们命运的同情和怜悯。

为了惟妙惟肖地刻画人物,西姆农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各种场合,更经常到小酒吧去听顾客们闲谈。他只写自己熟悉的人物,以及他所了解的穷人和流浪汉的生活。他力图通过复杂曲折的案情去探索人性,显示出普通人的良知,这样不仅在艺术上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而且对社会现实具有较强的批判意义,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小说风格。


西姆农于1952年当选为比利时皇家学院院士,他认为自己永远是比利时人,所以没有加入美国或法国国籍。他一生用过十七个笔名,写过三百多部作品,深受各国读者的欢迎。纪德早在1939年就说过:“我把西姆农视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也许是当今的法国文学中我们确实拥有的最伟大的小说家。”如今,他的小说精选集已经被伽里玛出版社收入了《七星丛书》,标志着他已经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法国经典作家之列。

这套丛书(第一辑)收入了西姆农的八部小说,除了上面提到的《黄狗》和《十字街头之夜》之外,还有《她是谁杀的》、《麦格雷与夏尔先生》、《酒吧悲情录》、《天命号马夫》、《人头重案》和《窗上人影》等,都是他在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创作风格。

西姆农笔下的麦格雷,不仅是擅长推理破案的福尔摩斯,也有别于侠盗亚森·罗平,他首先要做的是个医生、一个律师、一个忏悔师,他要拯救的是人的灵魂。正因为如此,西姆农的作品才会世界侦探小说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第一章

## 第一章

二月份的一天，春寒料峭，麦格雷探长坐在一缕没有什么热气的阳光里面，手里在玩弄着。他不是像在孩提时代那样玩积木，而是在玩几只烟斗。

他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五六只烟斗；每次要装烟丝时，他总是根据他当时的情绪仔细地挑选一只。

他目光模糊，背也有点儿弯了。他刚才为自己的警察生涯的余年做了决定。他并不后悔，可是还有点儿伤感。

他不由自主地在一张吸墨水纸上排列着那些烟斗，排成一个几何图形或是模拟某种动物的形象，神情非常严肃。

办公桌右首堆着当天早上送来的信件，他根本没有心思去碰它们。



今天早晨将近九点钟他来到司法警察局时，他看到有一张巴黎警察总局局长的召见通知书；这种事是不常有的，他便往法院大街走去，一面在寻思总局局长召见他会有什么事。

总局局长马上便接见了，满脸堆笑，非常亲切。

“您猜不出我为什么要见您吧？”

“我承认我猜不出。”

“请坐，请吸您的烟斗。”

总局局长年纪还轻，不到四十岁，名牌学校出身。他风度翩翩，甚至有点儿过分漂亮了。

“司法警察局局长在他的位置上已经干了十二个年头，下个月他要退休了，这您大概不会不知道吧……昨天我和内务部长讨论了由谁来继承他工作的问题，后来我们一致同意把这个职务奉献给您……”

总局局长肯定在期待着他的对话者的脸上将露出的喜悦的表情。

可是出乎意料，麦格雷的脸色阴沉下来了。

“这是命令吗？”他问道，语气几乎像是在抱怨。

“当然不是。可是您应该知道，这是一次重要的提升，是司法警察局里的任何一个雇员所能希望的最了不起的提升……”

“我知道。可是我宁愿还是做我的刑事侦缉队的队长。我请求您别把我的答复往坏处想。我干警察这行已经四十年了。要我在办公室里消磨日子，研究档案，处理一些多少是行政上的问题，我也许会受不了的……”



总局局长感到很奇怪。

“您不认为您要花些时间考虑考虑,等过几天再回答我吗?也许您可以和您的太太商量商量?”

“她会理解我的。”

“我也理解您,因此,我也不想勉强了……”

可是他脸上还是流露出了近乎气恼的神色。他说理解,实际上并不理解。麦格雷需要在侦查工作中遇到的种种交往接触;人们经常责备他不肯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是亲自积极参加,去做一些习惯上应该由他手下的探员去完成的任务。

他漫不经心地在摆弄着那些烟斗,最后把烟斗排列成像一只鹤的形象。

阳光在窗户上闪烁。总局局长刚才送他到门口,友好地握了握他的手。不过麦格雷知道,上级机关对他将不会有好印象。

他慢慢地点燃起一只烟斗,一小口一小口地吸着。

刚才他在几分钟里决定了他的未来,虽说这个未来并不太长,因为三年以后,他们就要请他退休了。至少,该死的,这三年时间,他们可以让他安静地度过了。

他需要避开他的办公室,需要呼吸户外的空气,需要在每一次侦查中,发现一些不同的人。他需要那些酒吧间,他经常要坐在那些锡皮面柜台面前等待着什么,一面根据当时情况喝半升啤酒或是一杯苹果烧酒。

他需要在他的办公室里,不厌其烦地和一个坚不吐实的嫌疑犯周旋;有时候,经过几个小时的较量,会得到一个



激动人心的招供。

他感到脑子里很乱。他怕他的上司考虑以后，会用某种方式来强迫他接受这个任命。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即使是一根元帅的权杖也罢。

他注视着那几只他有时候像棋子一样在移动着位置的烟斗。突然他听到有人在他办公室和探员办公室之间的那扇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不禁吓了一跳。

没等到他的回答，探员拉波安特便走了进来。

“请原谅，头儿，我打扰了您……”

“说哪儿话，你根本没有打扰我……”

拉波安特进司法警察局工作已经快十年了，大家习惯上还是叫他小拉波安特。他进局里来的时候是个瘦高个，后来，他稍许胖了些。他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可是别人还是叫他小拉波安特，有几个人还称他为“麦格雷的宠儿”。

“在我办公室里有一个女人，她一定要当面见您。她什么也不愿意对我说。她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不动声色，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神气。”

这种事是经常有的。有些人，为了报纸上的一些文章，坚持要见他本人；一般来说，是很难使他们改变主意的。甚至还有些人，天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打听到他家庭住址的，来到里夏尔-勒诺瓦尔大街来按他家的门铃。

“她告诉你姓名了吗？”

“这是她的名片。”

萨班-勒韦斯克太太



圣日耳曼大街二〇七号乙

“我觉得这个女人很怪，”拉波安特说，“她的眼睛直勾勾地，嘴唇的右角往下一阵阵抽搐。她的手套没有除下，可是看得出她的手指老是在收缩。”

“让她进来，你留在这儿。把你的速记本拿来，见机行事。”

麦格雷瞧瞧他的烟斗，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休息结束了。

那个女人进来的时候，他站起来说：

“请坐，太太……”

她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

“您就是麦格雷探长吗？”

“是的。”

“在我的想像中，您还要胖一些。”

她穿着一件皮大衣，戴一顶和她大衣相配的窄边软帽。是水貂皮的吗？麦格雷对此是个外行；因为一个警察局探长的妻子一般对兔子皮已经满足了，最多也只不过能穿上麝鼠皮或者海狸皮。

萨班-勒韦斯克太太的眼睛在办公室里慢慢地转了一圈，就好像她要开一份财产清单一样；看到拉波安特带着他的簿子和铅笔来到办公室的尽头去时，她问道：

“这个年轻人也要留在这儿吗？”

“是的。”

“他要把我们的谈话记下来吗？”



“这是规矩。”

她的脸阴沉下来了，她的手指在她的鳄鱼皮手提包上微微颤抖。

“我原以为可以和您私下谈谈呢。”

麦格雷没有回答。他凝视着他的来访者；和拉波安特一样，他觉得她多少有点儿怪。有时候她的眼睛紧盯着对话者，使人感到难受；有时候却茫茫然，仿佛心不在焉。

“我想您大概知道我是谁了，是吗？”

“我在您的名片上看到了您的姓名。”

“您知道我丈夫是谁吗？”

“当然和您是同姓啰。”

“他是巴黎最有名的公证人之一。”

老是这样抽搐，唇角向下微微颤抖。她似乎很难保持冷静。

“请讲下去。”

“他失踪了。”

“如果是失踪，您就不必对我讲。有一个专门处理失踪的机构。”

她露出一个并非表示高兴的讥讽的微笑，不屑作答。

很难看出她有多大年纪。她大概不会超过四十岁，最多四十五岁吧；可是她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下眼皮有些浮肿。

“您来这儿之前喝过酒吗？”麦格雷突然问道。

“您对这感兴趣吗？”

“是的，是您坚持要见我的，是吗？您应该预料到我会有一些您肯定认为是不合适的问题要向您提出。”



“我原来以为您不是这样的,以为您更能了解别人。”

“就因为我想求得了解,我需要知道某些事情。”

“我喝过两杯白兰地,为了壮壮胆。”

“只喝了两杯?”

她瞪着他,一句话也不说。

“您丈夫是什么时候失踪的?”

“一个月左右。2月18日失踪的,今天是3月21日……”

“他曾说过要去旅行吗?”

“他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过。”

“而您一直到现在才来报告他的失踪?”

“我已经习惯了。”

“习惯什么?”

“几天不见他的踪影,我已经习惯了。”

“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吗?”

“有好几年了。我们婚后不久,他就经常这样几天不归,那是在十五年以前开始的。”

“他每次这样出远门,都没有告诉您是什么原因吗?”

“我想他并没有出远门。”

“我不懂您的话是什么意思。”

“他还是在巴黎,或是在巴黎近郊。”

“您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头几次,我曾派一个私人侦探去跟踪他。后来因为发现他老是这么一回事,我就不去管他了。”

她讲话时不太自然,说明她决不止喝了两杯白兰地。同样也不是为了壮壮胆她才喝的白兰地;因为从她憔悴的脸



色，从她要保持常态而受到的痛苦来看，都说明她经常酗酒。

“我在等您告诉我一些详细情况。”

“我丈夫就是这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他一遇到他喜欢的女人便想和她一起过几天。到现在为止，他最长的风流艳史——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历时两个星期。”

“您大概不会对我说，这些女人都是他在路上捡来的吧？”

“相差无几。一般来说，都是在酒吧间或者夜总会里遇到的。”

“他一个人出去吗？”

“始终如此。”

“他从来不带您一起出去吗？”

“我们早已彼此不闻不问了。”

“可是，现在您不是感到担心了吗？”

“那是为他。”

“您不担心吗？”

她眼里流露出一种挑衅的强硬神色。

“不。”

“您不再爱他了？”

“不。”

“他呢？”

“更说不上。”





“可是你们还是住在一起的嘛。”

“我们那个套间很大。我们的生活节奏不一样，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

拉波安特在速记，脸上始终流露出惊奇的神色。

“您到这儿来干什么？”

“请您找到他。”

“过去您从来也没有感到过担心吗？”

“一个月，太长了。他什么也没有带走，连一只小箱子，连替换的内衣也没有带走，汽车也一辆没有开走。”

“你们有好几辆汽车吗？”

“两辆。一辆邦特莱，是他经常使用的；另一辆菲亚特，多少是为我保留着的。”

“您自己开车吗？”

“司机开，他叫维托里奥，我出去时由他开车。”

“您经常出去吗？”

“几乎每天下午都出去。”

“去会女朋友？”

“我没有女朋友……”

麦格雷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如此尖刻、如此别扭的女人。

“您去逛商店吗？”

“我看见商店就生气。”

“您是到布洛涅森林或者别处去散步吗？”

“我去电影院。”

“每天都去吗？”

